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NORTH CHINA UNION L. S. C. S.  
Studies Library  
SCHOOL LIBRARY



# 英大週刊

第一百零九期

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刊行

北京燕京大學新大週刊社出版

**NON-CIRCULATING**

This book may not be taken  
from the library

Happy  
New Year

恭賀  
新禧

To all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nd Student Bodies  
Yen Ghing U.

燕京全體教職學員  
及各會社公鑒

From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Yen Ghing Women's College

燕大女校學生會  
全體鞠躬

校 歷 (二日至八日一週)

星期日 一月二日

上午九時半  
下午四時半

聖獻禮(神科樓)  
晚禱(神科樓)  
憲教授領

星期一 一月三日

下午四時半

社會學會公開演講  
地點：新圖書館  
講員：陳達博士  
題目：中國勞動運動  
(見校閱)

星期二 一月四日

上午九時

下午三時半

學校禮拜(神科樓)  
憲教授領  
教員執行委員會  
在校長辦公室開會

星期四 一月六日

上午九時  
上午九時

星期五 一月七日

下午四時

女校禮拜(s樓)  
男校禮拜(神科樓)

星期六 一月八日

上午十一時半

家園會開會  
地點：蔡太太家

大學演講  
地點：新圖書館  
講員：何先生  
題目：中國歷史中之批評  
精神

燕大週刊第一百零九期

——目 錄——

從新燕大同盟到國家主義	後死正生
中國近代史料	許逸山
論不知名的友人	羅慕華
對於「新燕大同盟」	黃辰球
通訊	郭素然
校聞(十一週)	記者

編 者 話

這是一九二六年本刊最後一期。  
特在此總謝一句這半年中校內外同學  
給與我們的助益和鼓舞。

本期稿件擁擠，「隱痛」只得下  
期續登，請作者及閱者原諒。

本期原擬趕在一九二六年最後一  
日出報，嗣因新年期中印刷局工人休  
息，只好延期出刊。因為是一九二六  
年中發的稿，所以本期仍算是一九二  
六年最後的一期。

## 從新燕大同盟到國家主義

後死狂生

新燕大同盟的組織竟在校內引起了很熱烈的討論，而討論還在一天天地起勁，在燕京的岑寂的空氣中，居然發生這樣的事，不能不說是可喜的事。同學對於學校事務的興趣必定可以因此而大增加，使新的燕京走向蓬勃開放的路上去，我敢先為新燕京慶！預祝新燕大的成功！

從新燕大同盟怎麼能說到國家主義呢？在這「主義」霧籠罩下的中國，無論甚麼活動都少不了「主義」的原素在裏面，因此，即是沒有所謂「主義」的活動，也就不得不為一般人所疑心，所誤解。這次新燕大同盟的組織也就引起了「主義」的問題，新燕大同盟盟友大半是國家主義者的一句話，不論是用科學的方法所得的結果，還是武斷的說法，只是說國家主義者把持新燕大同盟以實現他們的野心罷了！關於這點，「後死狂生」已經貢獻了一點小小的解釋；所要補充的一句就是據我個人的調查，新燕大同盟裏面就沒有一個是屬於今日所謂的「國家主義派」的，但這也是「無關宏旨」的事，新燕大同盟的真相，只有把將來的工作可以說明，無須文字上的辯護。不過「狂生」總是難惡的，假着這個機會把國家主義做一問題，來一個根本的討論，也是一樁有趣的事。

「狂生」不敏，敢這樣斷定：今日中國國家主義問題的爭執簡直是一篇大笑話。「敵人」之欲譚此道者久矣！只因為不敢在一般人熱烈爭論的時候來做掃興的事，並且不偏不倚的批評是兩邊不討好還要被人罵為滑頭的，所以寧可「安分守己」。我並不是怕人罵（其實我

最高興被人罵(，也不是怕因為這種稿件忌諱多端，這些客觀討論(宣傳?)的刊物不會登載，使我既不能得酬金又失面子，然而因為免却麻煩起見，終久沒有對於這個問題發過任何的狂調。現在校內討論的空氣緊張起來了，對這問題有不得不譁之勢，而且週刊又是能容納任何意見的，所以本「後死者」就敢於第三次不揣固陋動一動這枝秃筆與當今之「主義」家稍稍周旋一下！

請先釋國家主義的真義：

國家主義(Nationalism or National Patriotism)本來是對一個國家的獨立運動的原動力所加上的一個名詞，這個名詞的含義只在描寫那政治運動的目的在於驅逐從外方侵入的勢力，和消滅內部分裂的步趨，以完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社會。至於這種運動的中心思想是不是以完成獨立的政治組織為最後目的，是不是再有向外擴充的野心，不是國家主義這個名詞所能包括，所能顧到的。其政治社會的組織如何更和那運動的是否是國家主義運動毫無關係了。

國家主義的含義既如上述，所以那國家統一獨立後的行動毫不影響到以前的運動的為國家主義運動。然而人類共同的一個缺點就在這裡生出危險來了，人們的心理大多數只是求除去目前的痛苦，對於遠久的將來是沒有十分留意的。當一個國家或民族受着外來的強壓的時候，他們深深地覺得那種侵略的利害，十分不能忍受那種壓迫的痛苦；在他們的心中只有一種反抗的志願，他們只覺得世上都是不平事，都是壓迫，欺詐，害人，……等等。在這種時候你要和他去講人道公理，只有更使他們怒髮衝冠，他們在這種心理狀況的下面，他們實在沒有閒暇可以顧到將來的世界。所以他們所發的言論就不免偏激：不

## 燕大週刊

是自認爲最偉大的民族（多半是回顧到已往的歷史），就是促大家大殺其洋人，因此國家主義的後面就藏着了自大和仇恨兩種心理。這個雖能在那國家的獨立運動中發生很大的效力，然而他們於世界和平是有害的。在今日二十世紀的世界，人類的眼界比前人寬了許多，無論幹甚麼事情，總得能夠有世界的眼光來引導着，我們處今日被內亂所傷害，外侮所侵凌的中國，一方我們應當了然於國家單位爲政治運動的中心爲要自救的人所應擁護的組織，一方更應適用世界眼光，除去一切自大和仇恨的心理，採取一種愛人的態度來爲國努力，絕不當爲那種自大的，仇恨的心理所驅使。我們愛國是該當的，爲國努力也是我們的責任；但是決不能存着自大和仇恨的心理把歷史上這種國家主義當作取法的東西。

因爲這樣，我對於現在所謂的「國家主義者」就不能滿意了，愛國是正常的事，然而不用理智，盲目式、迷信式地愛國是有大害的；外侮是我們應當要抗拒的驅除的，然而視外國人做豺狼虎豹，只知打殺，也是我們所不敢贊同的，歷史上的國家主義只有大的缺點，而現在的「國家主義」派却引經據典；敘述國家主義的歷史，以德、意獨立的成功作先例，去做效他們；簡直把自大的懷恨心的國家主義認爲先師，並蹈上前人已經走差的路。世界眼光沒有了，反說很多狹隘的感情話，一則曰：「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再則曰：「國家超越一切，」擾亂世界和平的民族自驕心，他們却力言其是國家主義的根本立足點，這樣狹隘的國家主義那能容於二十世紀的中國？

「國家主義者」的錯誤；偏狹已經如上述了，反對「國家主義」派的人也就缺少科學的方法，有點爲意氣所蒙蔽，這個本來也難怪，

反「國家主義」的人大概都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徒或同情者，「國家主義派」拚命攻擊廣東國民政府，他們那能不反唇！「國家主義者」實在也就有点莫名其妙，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本來就沒有多少分別；而全民革命也不過是國民革命的另一名詞，今日的「國家主義者」要是不以革命為然，主張無條件止息一切內戰，那麼他們反對廣東政府革命自屬當然，廣東政府難道還不是為中國求獨立和自由嗎？在同一革命的旗幟之下，偏偏要立異為高同國民黨為難，這實是「國家主義者」不能得人同情的一點，也就是「狂生」所懷疑於「國家主義者」的一點。但是，三民主義者因為恥恨「國家主義派」的為難反批評的時候，也就免不了有許多不科學的言論，着色的罪鏡就去不掉了。他們儘可說「國家主義」派不應當反對廣東政府，儘可以罵「國家主義者」妨礙國民革命的工作，然而假使因為要反對「國家主義派」就連國家主義的本身也罵起來，那就未免缺少点科學的分析。他們說，「國家主義根本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前身。」他們又說「國家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這都是「不科學」的話，其實就是國民黨，黨員，只要他真正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只要他真正把中國的獨立自由當做他工作的目標，他就是個國家主義者。因為一人是不是國家主義者，不在他的自認與否，只在他的行為，前面已經說過了，國家主義的含義只在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兩点上。你是主張泯除國界而以目前要擁護國家政治組織的人也好，你是主張祖國超越一切，贊成侵略主義的人也好，你是遠的不譚只說現在非力把中國弄得像個樣子不可人的也好，只要你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內部統一，外來的侵略消除，只要你的目的是求中國獨立與自由，你就是一個國家主義者。現在

## 畫大週刊

中國有知識的人誰不覺得我們是弱者？誰不要把外來的勢力驅除？誰不想把中國攔在一個安如磐石的基礎上？誰不想努力使中國得着獨立和自由？——中國人誰不是國家主義者？現在的「國家主義派」這個名詞自稱，不承認其他爲中國努力個人是國家主義運動中的一份子，一口咬定國家主義是以自大和仇恨的心理爲他的根本，真是武斷！而反「國家主義派」的人因爲不滿意於「國家主義派」，就把國家主義的本身也罵起來，這未免有點昧於國家主義的真義了！

三民主義者和三民主義旗幟下的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恐怕要把武斷兩個字加到「狂生」之上了。「那能由你生生地憑空加人以國家主義者的頭銜」誠然，別人在那罵國家主義，你反說他是國家主義者，總有點說不過去，不過假使我們把他們爲「國家主義派」所欺，認「國家主義」派的「國家主義」爲國家主義的一點看清之後，就可以把「狂生」的武斷的罪名取銷了。理論上多說了，數十年後寫中國歷史的，假使他有客觀的眼光，對於現今廣東政府的北伐等事，必定以爲國家主義運動。其實我們也用不着等這麼難等的幾十年（那時恐怕「狂生」已經早就了木了），只就現在國外的論調或國內第三者的批評看，就可以知道了。廣東國民政府不是被外人稱爲 Nationalist Government 嗎？Nationalist 一字出於 Nationalism 倘使我們把這個英譯再譯回頭，也可譯作國家主義者的政府。去年五卅案發生，全國轟動與英人非武力作戰，外報批評說是中國的国家主義運動（Nationalism Movement）遠隔重洋的人誰管得着你們三民主義和所謂「國家主義」的舌戰，他們只要一種運動是反抗外力的壓迫國家主義就是他們描寫這種運動的名詞。國民黨的機關報也自稱爲 Nationalist

Government而又反對國家主義，也有點其妙莫名矣！今年（甚麼時候記不清了，沒有時間去查）「晨報副刊」上曾有幾篇討論國家主義的文章：一方的人說，現在中國信仰國家主義的人太多，應當設法挽救，以期不至擾亂世界和平；對方的人說，現在中國信仰國家主義人只是極小一部分人，還在艱苦中奮鬥。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後者是「國家主義」派的一分子，以為他們的才是國家主義，前者是一個第三者，他所說的國家主義者是包括現在沒有自稱為國家主義者的為中國獨立，自由努力的人，國民黨的人也在那裏面。假使我們一方能把意氣和感情壓住，一方把國家主義的歷史和現今第三者對於中國民族運動的批評來分析，我們就不必不得這個結論：三民主義者是中國國家主義運動中的一份子。

一般人所以不肯自承是國家主義者大概是因為歷史上的國家主義總是流於狹隘。本來歷史上的國家主義者沒有人值得我們去崇拜去敬仰，我們只應當研究國家主義的過去做我們參考，決不可任我們的感情役使我們。歷史上的國家主義者因為環境的關係是沒有很遠的眼光，是不免於狹隘的。斐期脫（Fet）在一八〇六年耶納之戰（Battle of Jena）後的伯林演說裏告訴德國人說，他們是世界最優的民族，是將來世界的主人翁，把德人的自驕心刺激到最高點，他的狹義的國家主義就此成功。實在說來，歐戰的責任還是以斐斯脫所負的為最大呵！這值得我們的崇拜不？馬志尼（Mazzini）是人所稱為胸懷最寬大的國家主義者了。不錯，他不但主張意大利人有少年意大利的建設，並同時主張有少年德意志、少年匈牙利……等等，這誠是他比人高超的地方，然而他却主張意大利獲得北非的土地。為意大利計

，他們是不是要取得北非殖民地不是在這裏可以討論的問題，只是馬志尼這一句話就可以證明他那國際主義化的國家主義我不是始終一貫的了。這值得我們敬仰不？其餘的人更不必譯了，相隔數十百年，我說這個並不是同斐先生，馬先生為難，他們倆在人類歷史上的價值不得因我的攻擊而有絲毫的損失。他們此處的世界不是二十世紀的世界，不是我們這個世界問題所煩苦的世界。並不是他們的心術壞，更不是他們的見地淺，只因為他們當前的只有一個國家的問題。斐，馬兩先生都已經盡了他們的職分，已經使國家主義走了一年路，只等我們第二步的改良了。他們實在不能夠做得再好，我們對他們既不必盲目地崇敬，也不要輕視，更不必因為他們的原故不肯自承為國家主義者。

我再要重覆地說，國家主義的含義只在描寫一個國家的政治運動的目的在於那國家獨立和自由，他後面的民衆心理不是歷史家所顧到的。我們的責任只是在中國國家主義運動中間輸入國際主義的原素，使大家都除去狹益的思想，去努力於中國的獨立，自由的時候同時留意到世界和平。我們只是改造國民心理，並不是反對國家主義。然而無論我們有不有國際主義的觀點，在第三者的眼光中，我們反抗外來的壓迫的運動仍只是國家主義運動，至於家主義之能否變為帝國主義，要看那國家主義背後的民衆心理是怎樣，國家主義本身是不負責的。難道因為怕中國變成帝國主義者，我們就不努力於中國的獨立和自由了嗎？今日的「國家主義派」說：「國家主義是救中國的惟一良策，」這句話是西洋人所說的把馬攔在車子前面。們應當說：「我們要救中國，」這種救國的工作就叫做國家主義運動。國家主義（非「

國家主義派」之「國家主義」)是無可反對的。只有自大與仇恨的心理方可反對。現在的「國家主義」派誠然是不倫不類，然而我們決不能被感情所用，就罵國家主義，說它是根本狹隘的。

一般人因為德、法、等國強盛以後侵略他國，就說國家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前身，就反對國家主義。這個都是沒有看得透澈的原故。一個有侵略野心的民族，在他被人壓迫的時候，很難看得出他的野心。一旦自己的問題解決，進而打別人的「起發」，他們的根本主張並沒有變更，不過在這期中有侵略的「實」可以看得到罷了。一般人就起來說，「你看！國家主義變成帝國主義了！」這是 是有理？俾士馬克在北日爾曼聯盟成立以前就擷取了丹麥的 Schleswig 一省，匈牙利人一方面與奧皇要求獨立，一方又壓迫他們治 的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等。照一般人的說法這豈不是在國家主義未成功之先，就有了帝國主義嗎？我們應當看清：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只是描寫一種政治運動的名詞，民族心理是顯不到的，一個國家是否會侵略人還是大部分以它的民衆心理為依歸。俾士馬克並沒有自號為國家主義者，而德意志竟成為侵略的國家，何必定要自稱為國家主義才會使帝國主義型成呵！現在反「國家主義」派的人不能自己努力把「外」的心理除掉，修養自己愛人的氣概，雖然自己口口聲聲反狹義的國家主義，恐怕現在反抗帝國主義的人的子孫，將來就是侵略人的帝國主義者呵！罵現在的「國家主義派」四不像，我亦贊成，只是一方面反自己所行的國家主義，又一方面種下帝國主義的根苗，是我深為「祀憂」的一點，願大家深思而熟思之！

總括起來說，國家主義只是描寫一個國家的獨立運動的名詞。我們不用拿它來做招牌；也不必無意義地對它的本身下攻擊因為攻擊它

## 燕大週刊

就是攻擊中國的獨立運動。現在的「國家主義派」不能代表真正的國家主義，所以我們切不可因為他們來誤認國家主義。許多非「國家主義派」的人也自認信仰國家主義，可以證明國家主義的真義另有所在。現在國家主義的論辯中，理由有很充足的，但是因為對國家主義的本身有誤解，所說的也就沒有什麼効力了。「狂生」雖狂，不願多爭閒氣，尚望有心為中國爭獨立，自由的朋友不要再在這個小問題上用功夫，反到誤了救國的工作，大家少爭閒氣，多幹些實事罷！

這篇東西不是拿來同誰鬥嘴勁，也不是閑工夫多要引起誰來打筆墨官司，更不是有意同誰過不去，只是因為現在國家主義的問題笑話鬧得太大，誤會太多，雖然在「主義」家的面前有点害怕不敢班門弄斧，然而就是出醜也不得不如此寫了一篇。望同學們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只算是一篇酒後狂言罷了，

十五，十二，十九，新世界，新中國，新燕大，第一新樓。

後死狂生先生在此文後還有一段對於「反新燕大同盟」的話，與本文題旨無甚關係，故代他為刪去，這是要請作者十分原諒的。我終以為新同盟與反同盟兩方面，都不必再徒事筆墨之駁辯。新同盟如能在最近的將來作出一番的的確確為燕大謀利益的工作，那麼，一切反應也就可以漸漸消釋了。不必再費時間去寫空泛的文章。同時反同盟亦不必再作無味之反對。如其耐等些時，新同盟沒有工作呈獻出來，或是它的工作是自私的無益於燕大的，那時再起來振臂一呼，新同盟自會瓦解的。我深深以為反同盟之「當今急務」，應改變反對之態度而為監督指導之態度，如此

，「新燕大」或許能有一日實現！我那方面都不是盟友，我只是以第三者的態度在此虔誠地向兩方說幾句希望的話。

編者公偉。十二月二十七日，

## 中國近代史料

### ◀鴉片戰爭文件▶

許地山錄自牛津福德林圖書館

「波德林Ms, Chin, F, S, (選錄)」

#### (一)英軍給定海縣底最後通牒

大英國特命水師將帥爵子伯凌，(1)陸路統領總兵官布耳利(2) 敬啓

定海縣主老爺知悉：現奉大英國主之命，率領大有權勢水陸軍師，前往到此，特意登岸。如有佔據定海，並取屬本海島。至該島居民若不抗拒本國軍師，大英國家亦不欲加害其家身產業也。夫粵東上憲林鄧等于舊年行爲無道，令(凌)辱大英國主，國主命正鎮事義律暨英別國民人，故不得不然(用)拈(佔)據辦發(法)。現今須要保護本國船隻，並兵，一均妥當，是以必須即便將定海並所屬各海島與其堡臺一均投降。故此，本將帥統領自應即用戰法，以奪據之。且(但)速書委員準候半個時辰，俟咨覆。此時完了、而老爺不肯投降，若一咨覆，大將帥統領即行開砲轟擊島地，與某堡臺，反率兵丁登岸。特此啓  
定海縣主老爺閱鑒。

壹千捌百四拾年七月初四日，即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啓。

註：

- (1) 伯凌 (Sir Gordon Bremer)
- (2) 布耳利 (Brigadier, Gen, Burrell, )

(二) 上諭浙江巡撫

今于本年七月初六日奉到

硃批 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本日據烏△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城失守，現籌堵禦一摺。此次嘆逆紅只(隻)擁泉(衆)滋事，官兵猝遇寇賊，自應出奇制勝，謀定後動，迺該總兵張朝發愼諫撤守，以到喪師失城，情罪重大。游擊羅建功等於敗後遽即回鎮，亦屬罪有應得。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署中營游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錢炳燠，護右營游擊王萬年：署中營游旨守備龔配道均着革職拿問，交部分別定罪。烏祝籌備不力，前降旨交部議處。茲據該部奏請革職，尚不足以蔽辜，惟現當防堵之時，若竟予罷斥治罪，轉得置身事外。烏祝着先革職，暫留本任，帶罪圖功，以觀後效。署鎮海營參將胡得耀，鎮海縣知縣黃唯同均着撤回，仍留該處，聽候差遣。沈興巡檢徐桂馥請教已遲，着即斥革。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實屬可憫，着該部加等議卹。餘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待續)

獻給不知名的友人

羅慕華

看桂旗在空中招展，

聽金號在四處宣揚；

深夜中驚醒了牧人從夢中坐起，  
他們驚訝這新的消息，  
都出神地看着身旁在睡的羊。

伯利恆底頭上頂着寶星，  
世界立時罩籠了光明；  
天使在雲端指引世人的途徑，  
終於來到馬槽邊  
獻上最初的敬拜以相迎。

溫馨的空氣裏燈光燦爛，  
滿堂的笑語雜頌讚的歌聲；  
在兩千年前的今夜教主誕生，  
他帶來了天上的歡喜，  
給世界的兒童。

朋友！

請你記念着——

教主給我們帶來天上的歡喜；

請你收受着——

這，我又把我底歡喜分了一半給你。

一九二六，聖誕紀念之夜。

## 對於「新燕大同盟」

黃振球

以下所說的話是我個人的一點意見，並不是代表任何機關，這是我聲明在前的。

參觀了「新燕大同盟」開幕式之後，所懷疑的才得解釋了一些；但是所懼怕的還不能盡去，因為這是須等它將來的結果而定，並不是單看幾句浮面的口號與章程就成的。大蓋社會中一切事物動作的進化，必須經過了許多的危機，才能激發人的思想，或說是公衆的輿論。公衆輿論的效果，態度，與價值一定是要憑藉一種的組織，團體，而得發顯的這樣，燕大設備的不完全，（現在自然是免不了的）正是促進同學對於不滿意的地方的輿論。所以為謀求燕大同學生活的滿意，「新燕大同盟」是免不了的，亦是必須的。進一步說，燕大學生輿論的結晶，就是「新燕大同盟」的實現，（會章內容適當與否的批評自然不是我的事）但是，輿論雖是大同的，在最高智識階級裏，仍免不了大部份是盲從，更免不了多數人的感情作用。所以輿論常常是與理性相背的，而且理想亦是與事實互相衝突的。我對於會場中所報告同盟的起源，與組織，十分贊成；對於同盟盟員的熱誠，與會章所定的宗旨亦很佩服，不過為燕大前途順利起見，大膽的要進一句忠告：希望你們永遠「言行一致」，在燕大同學中造成一種理性的輿論，且根

據着理性促進燕大新生活，祝「新燕大同盟」前程遠大！

十七，十二，一九二六。燕大女校。

## 通 訊

燕大週刊社轉鑄位師長和全體同學：

屢次寫信，將我底醫院生活和家庭狀況告訴你們，那些信大約都收到了罷。上月六日左腿按一木棍，次日便可用單拐走路。十一日F從家裡來看我，剛下火車，沒有地方住，行李還在洋車上。我問了同仁醫院的劉師傅，她便住在崇外路西永順客棧三十一號。十二日不用拐也可以走了，十六日便由同仁醫院搬到她那里。假腳雖然還沒有配，但將近八個月的醫院生活總算告終了。

本月七日在P書局，見了住在騎河樓馬圈胡同八號的Y君。他住了兩間房，每月房費不過四五元；我們住在永順客棧，每日房費二角五分，電燈費五分，共計三角，全月便是九元。兩下比較起來，那里房多價廉，這里房少價昂。問了Y君，聽說還有空房，立即到那里看了一看，次日便搬過去了。

我曾同她到東安市場，真光電影劇場，中央公園，北海公園，雅斯理堂，崇文門郵局……等處；而且在北海公園，我曾上了山，又在海岸繞了半週。我曾步行由崇文門經東交民巷到正陽門，然後經打磨

## 燕大週刊

廠回到崇文門。我還由崇文門至東交民巷，由東交民巷至北新書局，由北新書局至馬圈胡同，也是完全步行。我生平最愛步行，除非特種事故或萬不得已，我決不以車代步。現在雖然少了一隻腳，還能行這麼遠，我心裏實在歡喜。

我曾到燕大兩次，一次是上月十四日，一次是本月五日。我在那里見了三位同鄉——C君，L君和W君——，又見了好些同學。他們留我吃飯，領我參觀，替我找東西，又送我上汽車，待我非常的好，使我萬分感激。不過時間有限，不能與諸位師長和全體同學一一握手言歡，實在歉抱得很。

協醫於按木棍時告我，兩個月後可以配腳。現在木棍按上一個多月了，再過一個月便可配腳。一月十號前後我想到協和配腳，大約二月初旬假腳便可按上了。或求學，或任事，或回里，到了那時便可決定了。

「一九二六」一去不返，「一九二七」轉瞬即來。過去了不必失望，未來的仍須努力。打破現狀，改造環境，理想社會便可實現，極樂世界即在眼前。起來，我們努力罷！朋友們，我們努力罷！

敬祝諸位師長和全體同學奮鬥到底。

郭傑然鞠躬。 一九二六，一二，一四。

## 校聞

△青年服務：本校男女青年會服務股，於上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在新圖書館為燕京附近各鄉村小孩開聖誕慶祝大會，到會小孩有二百餘名，由青年會平民學校學生的變奏，及團體唱歌，散會時每人得禮物一包及聖誕賀片一張，

二十五日上午十時為貧民開玉米麵會，到會者四百餘人，由汪祥慶君為貧民講貧窮原因及補救方法，聽者甚為感動，沒後即分發玉米麵成人每名二斤，小孩每名一斤，共計九百斤，直至下午一時，方始分畢，一切秩序由北郊警察維持，

又下午三時半為燕京清華工僕在新圖書館開聖誕同樂大會，到會者二百六十餘人，由清華青年會服務部主任董承顯君主席，所有秩序多為兩校工人所供獻，沒後有女校服務股股長黃振球女士為女校工僕刺繡比賽給獎，閉會時，每人得手巾一條油膏一瓶，及賀年片一張，皆盡興而散云。

## △公開演講——

社會學會于本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四點半在新圖書館室請定陳達博士公開演講，講題為「中國勞工運動」我國對此種運動少有人注意，惟陳君則於其過去之歷史及將來之趨勢研究精深，並能給以一種科學上的理論想屆時新圖書館之室必一變而為擁擠之堂也。並聞于十一日晚在圖書館室已請定梁任公先生演講，想我校「生才願為上柱國，但願一識梁任公」者必望眼欲穿也，講題未定僅此預誌。

△白給白得——本校男女青年會所發行之「景星」，是由趙紫宸，謝冰心，許地山諸君所編輯。內有聖誕詩歌二十餘篇，多半是創作品

## 商大週刊

○中國式裝訂，并有美術畫一大幅。凡青年會會員，均可向嚴景耀周蘭清諸君處，白領一分。凡願購置作新年贈品者，須付大洋一角。

△證道團會——本元旦日晚七時半，本校學生立志證道團，假座李榮芳科長宅，舉行本期末次大會，除改選下屆新職員外，特由李科長饗以上等元宵云。

△醫事補誌：前受到醫預學會來稿，不幸擱致，歉甚，茲補錄如下：醫預學會成立以來，進行不遺餘力，而其衛生部則以改良全校衛生狀況為職責，飯廳寢室均派有專員管理一切衛生事宜。該職員等有鑒於各校役對於實行衛生上責任之重大，故嘗加以剴切之訓導，並設種種方法以提高其生活。同時又向校中各重要團體及關係當局求切實之指導與幫助，以廣知識而利進行，該部特於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時半開茶話會，被邀者有男女學生自治會會長及職員，社會學會會長，電影委員會主席，庶務先生男女兩校校醫，及校役百餘十人。首由飯廳衛生委員報告對於現在飯廳衛生上所急需設施之最小計劃，並希望庶務處之切實幫助，惟以庶務先生未得與會，不能知其允許幫助與否，但事關全校福利，想必樂予資助也。後由男女兩校自治會二代表各致訓詞於到會之工友，工友們甚為感動。會內有音樂遊戲猜謎等項目助興，並佐以茶點花生糖果等以供口腹之樂。會將畢一工友起立代表全體工友致謝辭。延至十時，始各盡歡而散。此次茶會實開本校學生與工人同樂之先聲望此後能常有此等茶會，使局處於飯廳寢室之勞働者可得些許精神上之愉快。

△偃仰嘯歌：聖誕節前，教授先生例請十數同學茶話，為校俗中最美

者，今年諸事草創，教授寄廬，尙頗有未完工者，茶話之風稍弛，而同學興致亦遜於溝沿頭矣，其中亦頗有可追記者則沈士遠先生之以詩文「款待」生徒，開吾校茶話之新紀元。先生在校中任一年級及二年級國文，於二十四日（去年十二月）下午及二十五日下午，遍邀該班學友，茗茶，叙話外，佐以猜謎。歸時，徵各人小詩一首，題錄紀念冊上，不得詩者或代以畫，至少亦題名而去，茲從友人處尋得燈謎數則，其中多涉及新校生活及人物者，請摘尤而錄之如下：「二水中流清且潔，斜月蛾眉星三列」，本校人名一「冰心」；「整理中國」學校名一「清華」；「楊振聲生逢不辰（？）沈士遠惟心可表 吳校長不信有天，顧先生死了半邊（？）」字一「擷」；「王允大怒上樓」本校人名一「司徒雷登」，其他佳作尙多，不勝枚舉，題出王鎮中君之匠心，其所標獎贈爲陳皮梅，老婆瓶，米花糖，豆酥，薩騎馬，「司徒雷登」值陳皮梅二十粒，他人以此類推可也。

△衣冠優夢：事有出人意外者然意外事多則反安之若素，視爲故常，不以爲異矣。此次周刊社演劇，其佈置之倉卒又蹈同樂大會之故轍，而其成績之佳，乃破前此一切衆例，可見吾校同學辦事，以神速爲妙，大考時尤甚，是晚到會者有七百餘人，會場容積甚大，故不擁塞。七時餘女校新劇乃扮裝出場。舞台佈景及採光皆佳，角色之選定，亦頗似費一番斟酌。飾秋子者，老練而莊重，其衣著之比例及容貌，遠視之酷肖日婦。對話朗豁，行止皆足以鎮攝舞台精神，飾亞男者，天性外露，無矯飾，及佻促。其眼色強烈亦足引聽衆之專注，洽合其在舞台上之地位。飾男角者皆臻妙境，亞男之兄比亞男之兒稍流暢。僕役輩，雖爲次要角色。亦皆佳。統觀全劇則不能不謂爲燕大藝術之新進境，表情，動作，對話，皆極有節奏。以是場中聽衆多有感激涕零者，幕落後，鼓掌大作。劇後電影，不脫滬上井市化之腥膻，甚不足道也，閉幕時已十一時云。

△以誌哀悼：本校同學蘇君標名來校未久竟染肺病，於月之二十五日歿於北京同仁醫院，君係福建籍，客遷京師，無親戚故舊足以託賴者，本校閩同鄉系派人助理殯殮事。并籌備追悼及葬儀，通知同鄉爲卷黑紗三日，特請戴天右吳高梓姚貽恩林烈四君爲奠儀委員，

## 燕大週刊

凡本校同學及團體有輓聯，花圈之屬可交與以上四君云云。

△不准立案：新燕大同盟事久懸未決前日評議部開會討論此事，到會十二人（法定人數，評議全體二十人左右），以八對〇票否決立案。其中三人先退席云，聞新燕同盟得否決消息即再呈該部請求覆議，呈文頗長大致如下：

評部第一項否決理由則謂新燕大同盟以少數人組織不當用全體名義（即指插入燕大二字），然燕大部分同學組織團體如青年會，周刊社頗多，評部不當獨對同盟歧視。第二評部謂同盟類似自治會，一校內不應有兩自治會。同盟宗旨既如評部所言以自治會之宗旨為旨則其純正光明可知，同盟蒙評部承認如此實深欣幸。然自治為全校同學政府一切行為為直接的法律的關係，同盟為羣衆運動之機關，不能直接出於法律的形式執行其為同學大眾進福利之事。其對同學為一種間接的友誼關係，性質不同，工作有別。且其地位非與自治會對立，乃為與其他學生團體相同，此觀諸評部收其呈文，許以討論註冊可知，是同盟與評部不相衝突，而互為進益可知，請依憲法，自由結社條，與以覆議，想評部必允其再為詳辯云。

△三年舌士：男校三年級選出中英文辯論員，備下屆班級競賽。中文張放（組長），焦承志，崔毓林，戎之桐（預備員）英文任玲遜（組長），周嘉琳，李瑞啓徐兆鏞（預備員），若女校合辯則取最多數前二名，而勝出一名，備女校舌士之地位云。

△社會事業：十二月三十日在女校科長宅「潔茗候北京軍警督察長大人之教」董督察長乃於下午三時餘，携西郊警察署長李君，及西郊四分署署長張君同來參觀模範平民醫院及其陳設及宣傳方法，公共衛生運動之工作等。三時半許仕廉先生及同學二十餘人，乃從場為成府公共衛生事，各檢已見，董君在清時，東省鼠疫，服役最久，頗有熱誠及閱歷，對於吾校公共衛生事亦感興致，接談後乃同至女校實習家庭參觀內部尚未竣工，頗極單純，乃與辭而去，聞吾校公共衛生團體內部組織亦將從下振作，或將行一大規模之宣傳運動於成府一帶云。家庭調查隊已出發云。

△鄉人餞歲——粵同鄉在男校食於除夕公晏，衣冠奇麗布置備極繁富，大吹大擂，大嚼而散。又湖北同鄉為別歲游藝會，場外譁德，聲頗喧闐，樂矣哉。又湖南同鄉公晏於許士廉先生宅，其詳略乃不得知。新歲之始，夜午時才過一秒，方獨下就稿，聞樂音鏗鏗，乃夏威夷之僑居同學，迎歲之典，撥拉十分鐘左右乃止。舊歲逝矣，閱者新春延慶！

# 燕大週刊

第一百零九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出版

每份	銅元六枚	郵寄三分
半年	大洋六毛	郵寄七毛五
全年	大洋一元一毛	郵寄一元五

以郵票代洋不扣，以半分，一分者為限

地位	面積	全			半			四			八		
		面	元	角	面	元	角	面	元	角	面	元	角
論前	底面	十	五	元	六	元	八	元	四	元	四	元	
文論	中間	十	元	八	元	六	元	二	元	二	元	元	

全年五十二期，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八折，十期以上七折，半年以上六折，全年以上對折；廣告概用白紙黑字鉛印，繪圖刻字工價另議。

經理部啓事 (一) 本刊廣告價目暫定，以後如有更改，再登報聲明。在未聲明更改以前，則按上列價目計算。  
經理部啓事 (二) 本刊定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經理部啓事 (三) 燕大畢業同學現時之通信地點，未能盡知，故本刊未得一寄贈。本部深以為歉。茲特請畢業同學諸君早將通信住址示知，即日便可將本按期寄上。

## 本社職員一覽表

部長 書記員 部書員	張虹君	張泳泉	張放信	張志廣	總務部職員	副部長	庫康	羅學志	方亮	張菊英女士	戴愛真女士	藍腹清女士	李瓊女士	吳松珍女士	胡學恒女士	劉文彩女士	黃振球女士							
					編輯部職員	副部長	羅學康	李連科	夏雲	胡學	于成	梁貞貞女士	丘玉麟女士	羅崇鼎女士	韓德章女士	趙泉澄女士	劉文彩女士	焦承志	房廷爵	劉廷會	麥信華	羅藝華	林培志	
					經理部職員	部長	于惠	任守	陳宗	李獻	許錫	副部長	魏丞之女士	姚胎恩女士	藍腹清女士	陳文仙女士	吳翰珍女士	徐度女士	曲筠	賀方	高清			
部長					國內經理主任																			
部長					國外經理主任																			
部長					閱交主任																			

新鋒

第六期目錄

奔喪(小說)  
雪夜悲懷  
空虛  
出賣(續)  
神漫紀(完)  
滅亡(詩)

總發行處：中國大學新鋒社  
每份零售：銅元六枚

張積鏞  
王鳳衡  
谷少雲  
孫錫璜  
修  
張錫璜

努力青年

第四期目錄

始歲語十致負有一九二七新使命的中國青年  
聯師逝世第三週年  
從梅特尼到莫索理尼  
孔老思想之經濟的背景  
台灣見聞錄  
應時文章與隨便談談  
九聖誕節與反文化侵略運動  
十什麼是國家主義派?  
特載

記章進者  
侯伯進  
戎之劍  
壯劍  
醒覺

玄背第二十期出版(十二月十九號)

阮運與幸運

譯詩一首

往痕

進  
李璠  
海林

每星期日隨天津庸報出版。  
定價每月大洋一角。全年大洋一元  
通信處，天津法界二十一路庸報社  
藝術節君轉玄報社。

逸光半月刊

第一期目錄

卷頭語  
時評  
黨政府成立  
斬雲龍  
嗚呼國際聯盟  
英國對華之新政策  
丹澤問題  
農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  
青年人之口頭革命  
宣督赴戰  
一件馬褂

逸  
青心燕昭  
孫潤三  
張李許許  
雪

每期零售五枚，訂半年二角五分  
郵寄全年四角五分。

總發行處 北河沿中法大學服爾德  
學院逸光社  
代售處 東安市場 海甸書社

藝文半月刊

(第一期目錄)

讀雜劇十段錦

夢幻的陶醉

立誠篇

不寐

贈

編後語

何子荆

李自珍

甘於仙

C T

秋星

李宜琛